

自程遷于豐

西歧的西伯姬昌派太子姬發和世子姬鮮到處征伐，所獲頗多，這讓周公姬旦有心了，他眼見時機快要成熟，讓他再加一把勁，保證能送神上天去，他要將西伯姬昌、太子姬發和其他西伯姬昌的世子們，連同那個愛裝模作樣的尚父呂尚，通通請出程邑，程邑是他的，怎能隨便讓別人來就發號施令了呢？就算是父親、兄弟也不行！

周公姬旦又指著一處部落曰：吠戎。

他奏請西伯姬昌派太子姬發前去佔領。太子姬發當然不肯，上回他去伐崇，苦勞都是他，功勞也沒有，西伯姬昌只送了一個大鼎，曰：崇鼎。也沒有其它實用些的賞物，他當然不肯去，他手下的那些羌人勇士們，人人都倒嗓，又沒有藥物醫治，至今每一個人還啞啞而言，說起話來如同烏鴉的叫聲。

太子姬發躲起來裝病，他躲在鎬，王宅裡，不肯出來。周公姬旦於是叫世子姬鮮去，姬鮮裝傻，他當人形立牌時靈時不靈，有白玉珪則靈，無白玉珪則不靈，這都要怪周公姬旦，沒事愛裝模作樣，把他打扮成怪模樣，居然還要他戴著段在頭上。他把那枚玉琮束髮當成段，可是這樣一來，讓姬鮮越顯得玉樹臨風，他也不喜歡長衣大廣袖，連拉弓箭都成了問題了。

周公姬旦這次轉不動了，都沒有人要去，難道要叫他去嗎？那可不成，古書有記載：蓋文

王長，周公短；文王似元年，武王似春王，周公似正月，周公之狀，身如1斷菑，微小短瘠，行若將不勝其衣然……。簡單說就是，那怕周公姬旦雖然束髮戴冠、穿著右衽長衣大廣袖，周公姬旦仍然不成模樣。

既然太子姬發裝病躲起來，世子姬鮮也如法炮制，他也跑了，跑回去西岐躲藏，任誰也找不到他。

西岐羌人現在生活大好，歲歲瑞雪兆豐年，西伯姬昌離開很久了，這裡由妹喜巳的兒子們管理，茹宮成了西岐的行政中心。散居在此的朝歌侍女們，人人都來幫襯姬誦的五個兄弟，有了這些朝歌嬖嬖們教導他們如何排解羌人的民生問題，姬鮮都快要不認得西岐苦地了，這裡一點不苦，到處稼穡整齊，戶戶都有醬園子，花籬笆和大亮竈，戶外的大亮竈是用來煮絲，西岐羌人的生活大大改善了。

姬鮮回到舊居，他那小小的窯洞依舊，小鍋小竈，小土炕、小小几案，……，姬鮮住了下來，他依舊穿著右衽長衣大廣袖，束髮，他這種裝扮，全西岐人都知道他是程邑來的，否則不會穿成這樣子，穿這種衣服簡直叫人受罪，都不能做事，只能袖手了！

姬鮮又跑去曠野，他繼續尋找芊芊，他不死心，殷地朝歌有一個會笑的芊芊，而他的芊芊笑起來會奪人性命。他很想把芊芊找出來，那怕挖地九尺，他也要找到她！

白露後第一場初雪無聲的落下，姬鮮一早看見天降瑞雪，即刻跑到西岐的曠野中，他聽見

1 斷菑：草夠短了還斷了一半更短，形容特別的矮小。

芊芊的歌聲了！他激動莫名，遠處有一個修長人影……，姬鮮胸口的冰種翡翠發出炙熱的溫度，熨貼著他的胸膛，姬鮮激動不已，芊芊來了……。他踉蹌的向前跑去，他要去擁抱芊芊，向她說抱歉，向她認錯，向她……！不是芊芊，雪地上站著的是姬誦，姬鮮喉嚨一陣溫熱腥甜，他口鼻噴出鮮血，整個人直直的倒向初雪覆蓋的大地上，姬鮮昏了過去！

甲戌春，周部落大饑，去歲整整一冬，周部落只降雨不降雪，連地氣較暖的程邑和翟也是如此，周部落所有土地上都不下雪。糧食歉收，部民們忍著氣無處發洩，西伯姬昌又派出兒子們到處斂糧食，他們姬姓一家人又老調重彈：「天下不患寡、而患不均，取有餘給不足……，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其子……。」

周部落部民都覺得西伯姬昌家太過份了！這樣貪得無厭，他一家老小都不用耕作勞動，每歲要糧、要布疋、什物……，要這要那，稍有不從，他就派兒子們來趕人，驅趕人去服勞役、服苦役，還說這是：「抽丁。」

舉凡拿不出糧食布疋或是貢物的家庭，男子不論老幼，都要去勞役，一個男子稱：一丁，一個女子稱：半丁，女子柔弱，所以要加倍奉上勞力，任由西伯姬昌家的妻子們、兒子們或是媳婦們差遣，滌衣、炊煮還不算粗活，跑腿負重，挖糞、倒便桶……，無所不至，舉凡一丁，要服勞役六旬，半丁……，簡直成為西伯姬昌家屬的奴婢，永不得出離。

西伯姬昌有三多，妻子多、兒子多，女兒更多！

可是周部落大饑，家家戶戶都沒了糧食，就算有一點也被藏匿起來了，沒有人肯將糧食貢給西伯姬昌一家子。

現在，周部落真的患寡了！西伯姬昌自稱——寡人，以示謙遜，他向部民致歉，希望大家幫襯！可是無人肯應承，部民們都不予以理會，人人都餓著肚子，誰還願意自找麻煩到處奔波？

西伯姬昌又想遷移了，他要遷往——豐，更靠近殷地朝歌，那裡可沒有大饑，那是他新得來的土地和部落，崇人的部落。

軍三句從族長被降為周臣，和散宜生一樣，可是他以為不以為意，他認為，只要崇的部民能繼續安居樂業，晚上能睡好覺，別再被大鑼大鼓給嚇醒，要他做什麼都行。上次姬度的大鑼大鼓沒日沒夜的敲擊鼓譟，成群的麻雀都從天上掉了下來，周部落大饑，他這裡也歉收，沒有麻雀來吃害蟲，今歲的穀物、糧食，蔬菜、水果都被蟲子咬的醜斃了，醜還好，最怕未成熟就離了枝，崇也歉收。

周公姬旦喜出望外，居然讓他如願以償了，他高高興興地張羅著西伯姬昌遷豐事宜，西伯姬昌來程邑居住了十三冬，期間有六冬，他被拘管於殷地朝歌的西門外姜里——牖里之庫。

現在他要走了，周公姬旦簡直樂壞了。程邑行宮住著西伯姬昌的妻子們和小兒，他的妻子們都不知道換了幾茫了？西伯姬昌有三多，妻子多、兒子多、女兒更多！

行宮有三十間房屋，各自住著西伯姬昌的女人和小兒，一大家子要搬出、遷移並非易事，可是周公姬旦為了早日實現夢想，獨佔程邑為主，他迅速的組織車隊和從人，迅速的將三十間房屋的物件和女人、小孩都安置上車，很快的西伯姬昌的車隊向東而去，朝著豐前進，周公姬旦終於鬆了一口氣。

車隊先來到鎬，西伯姬昌想見太子姬發，問問他為何不去伐吠戎，他不去伐吠戎，吠戎早聽說周師要來，去歲冬十二月，吠戎部民跑到程邑的東面喊叫，希望周師別亂來，當時曾經嚇得西伯姬昌好幾日都不敢出門。

西伯姬昌又把他「大匡」拿出來，對著太子姬發搖晃大匡裡的沙，沙上早就畫滿了圖文，那是西伯姬昌發明的《程典》。西伯姬昌看著大匡裡剩下的圖文，對著太子姬發說：

「天有四殃，水、旱、飢、荒，甚至無時，非務積聚，何以備之？」

太子姬發有些不好意思，他長年在外，搞什麼大開武解，他很久沒回西歧去看兒子們了，這麼久以來，都是兒子們送來糧食和一應生活所需，他從不關心他們，現在經西伯姬昌提起，周部落大饑，西歧地苦，不知道兒子們和茹宮怎樣了？

太子姬發決定回西歧周部落看看兒子們，姬誦以下五子都是妹喜已所出，他雖然已經認清妹喜已歿了，卻仍然不肯放棄姐己，他還是想要接姐己來他的王宅。然而這也只是他的一廂情願，他不是沒看見鹿台上，姐己看著紂王的模樣，那樣寧靜致遠，那樣光華畢出，那種夫妻情感的交流，他一生都無法企及，太子姬發於心不安呢！

太子姬發回到西歧周部落，他簡直不敢相信眼前所見，西歧地苦，他自小就住此地當然清楚，西歧一直都是荒涼無比，家家戶戶鑿洞居住，從沒有圍籬、醬園，可是，現在的西歧，儼然是人間福地，雖然饑荒，卻戶戶安寧無比。不像他小時候見到的饑荒，人人都失魂落魄，到處遊蕩閒晃，尋找樹皮草根果腹。

西歧周部落不一樣了！姬誦與弟弟們經營有方，雖遭逢大饑，人民卻面無菜色，也沒有人

到處遊蕩閒晃。西歧周部反而更寧靜，更安祥。太子姬發奔回茹宮，茹宮規制依舊，姬誦和弟弟們都住一起，雖然都成家了，可是他們的妻子們，妯娌和睦，茹宮裡女人還是很多，一起紡紗、績織、做針黹，太子姬發終於知道，他的一身長衣是何人縫製，他的一應物件從何而來，太子姬發很感動，妹喜已把兒子們都教養的很好，讓他一人在外，毫無後顧之憂。

兒子們都來見父親，太子姬發欣喜地發現，兒子們待他平和，也沒跪拜也不冷待，完全是親敬的家人對待，媳婦們也都來見公公，人人和氣，問候語氣溫馨宜人。太子姬發很久都沒享受過家庭溫暖，自從妹喜已歿了以後，他到處奔波，無一日安寧。

姬誦請父親太子姬發去看世子姬鮮，他自去歲冬那一場初雪以後，就病了，病得不輕呢。他每天瞪著眼睛說胡話，一會兒罵人，一會兒嚎啕哭泣，睡著了還好，醒了要七情大傷，偶爾也吐血，姬誦兄弟不知該如何是好，只能安置照料他，偏偏姬鮮他見了女人都怒目相待，只能請男人來照顧他，工價還好，兄弟們都還支應得出來，可是周部落大饑，如果今夏桑樹不長，日子恐怕是會越來越艱難了。

姬誦取出一枚冰種白翡翠，沒雕琢過的翡翠，晶亮透明，他說，這是姬鮮胸前掛著的物件，已經將他的胸膛灸燙出一大片火燎泡，他將它取下來，不知道該如何處置？

太子姬發一見那枚冰種白翡翠，心裡一慟，殷地朝歌的紂王彷彿能洞察人心，他送姬發的是一對白玉勾，一如他在離宮後堂所見的大床頂帳白玉勾，他送西伯姬昌一大袋紫陽金幣，他送姬鮮冰種白翡翠……，他當然知道姬鮮的心病，他自己何嘗沒有心病？可是這個紂王，就這樣輕描淡寫，不露痕跡的送他們心中所想的物件，紂王是如何知曉一切？

芊芊是被他趕出茹宮，消失在茫茫大雪中，芊芊一去不返，怕是早就死了！可是姬鮮這樣不肯放棄，沒日沒夜的尋找，幾度幾乎要凍死荒郊，現在他又變成這個模樣！太子姬發覺得對不起他，他要將姬鮮送去殷地朝歌，找東門的醫者醫治他。

太子姬發放心了，他對他的兒子們是千萬個放心，他載著姬鮮回去鎬，要兒子姬誦保留那一枚冰種白翡翠。

他請散宜生將姬鮮載去殷地朝歌，找東門的醫者醫治他，散宜生與姬鮮同齡，兩人雖不親近，卻也不免生出兔死狐悲之感，散宜生驅車，載著世子姬鮮前往殷地朝歌，他將他安置在魏村，請父親王伯廷和西歧前世子魏仲和魏叔照顧姬鮮，聘請東門醫者來醫治他，散宜生交代眾人說，姬鮮在東門名聲不好，千萬別說出去。